

印
卷一百一十九

鄭堂札記卷一

烏程周中孚信之箸

日知錄

十九

曰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

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案語錄科近人恥不復爲而

仍添一科曰攷證科然攷證之原出于禮記尔正尤

尙修辭立誠之功斯卽目之爲文學之科亦無不可

或漫將詩古文辭當四科之文學

見王道思荆川集序

則程子

曾言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詞章者願當世

才華之士勿輕詆焉

漢興大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

見後漢書班彪

傳

史遷以項羽爲本紀秦楚之際爲月表實本于陸

賈也然在史記則可若斷代爲史便爲失體所以漢

書不循其轍而後人修史亦無此種紀表

天下之水河爲大古今之書經爲重故言水利者曰

河渠志簿錄者曰經籍孟堅摘論語中字改河渠爲

溝洫實不足以盡其義後人竟不從之若藝文卽經

籍之異稱舊唐志稱經籍新唐改爲藝文通志略稱

藝文通考改爲經籍宋史仍復爲藝文至

皇朝

敕撰明史亦不改

前人編集好采取自著大部書中之成篇者別立題目羅列其間以張大卷袞卽如曝書亭集重出經義攷曰下舊聞諸書案語及靜志居詩話之類鄙意雅所弗尙甯使文集之一覽易盡不使著作之兩處互

見也或有改定亦宜別記

嚴久能曰王文簡箸述其復見者較多於竹垞鄙意

亦嘗疑之

或問王孟詩如何予曰王詩秀孟詩清杜少陵解悶詩于右丞則曰最傳秀句寰區滿于襄陽則曰清詩

句句盡堪傳詩史品題千古定論

說苑載越人歌一章詞采聲調宛然楚騷故朱子錄入楚詞後語王阮亭古詩選獨刪存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竊所未喻

杜牧之注孫子序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案左氏襄卅一年傳云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杜氏一時誤涉故多遠者近者四字未可據以添論語本文也

史通正史篇于隋志則云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近人援引隋志輒曰五代史某志以駭人觀聽蓋不知反襲唐之俗稱耳

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古風

昌黎云齊梁及

陳隋眾作等蟬噪

薦士

二公俱有鄙棄六朝之意獨少

陵不然一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春日懷李白

再

則曰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解

嚴滄浪

謂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于六朝可稱知言

嚴久能曰鄙意

謂太白昌黎詩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語耳少陵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亦以六朝許之

元祐黨籍碑司馬溫公文潞公爲冠蓋以二公並時
爲宰相也漁洋過潞公墓姓名留冠黨人碑句本極
自然歸愚選 國朝詩錄及王作易冠爲重句便不
響當以原本爲是

趙秋谷聲調譜學詩之規矩也舍此學詩是偏規裂
矩巧何從生或以爲熟讀古人名作亦可與聲調吻
合其言誠是然何如此譜之易從有功也馮侍御

浩

曰秋谷聲調譜之作固學詩者不可廢而古今詩家
亦非譜之所能囿也

見玉谿生詩箋注
三齊梁晴雲下

此真持平之

妝

論實獲我心

嚴久能曰許積卿極不以聲調譜爲是元照曾切論之

游山詩有時地之異宜隨時隨地設色布景否者皆陳言也郭熙記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此時之異也輦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頽而堆阜此地之異也兩書所言雖非爲作詩者說法然求其細意熨貼亦不外此數語

北齊祖孝徵望海云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下接

云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景界低小極矣卽雲島
一聯已萬不及晚唐周繇島閒知有國波外恐無天
也漁洋選入古詩殊爲未當

祖詩祇四韻所
舉乃中二聯也

今人文字中稱謂動遵古法而于門下士則稱曰某
生案漢書貢禹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
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然則生者尊稱也若
依他例亦不得稱總之稱謂當隨時而斟酌之不得
太泥古法

稱謂有泥古而失之者如杜牧之邕府巡官裴府君

墓誌云某娶裴氏實君之私案亦正釋親女子謂姊
妹之夫爲私故衛風云譚公維私今牧之以男子借
用女子之稱謂豈不泥古而失之乎若作實君之姊
壻或妹壻便是文從字順各適職矣

太史公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指前總言陰陽儒
墨名法道德後言兩道家不稱道德案道家宗老子
老子有道德經故前總言處可連稱道德以均勻法
後祇言道家乃正稱非省文也

鄭氏石柱記箋釋 三 于衡山下厯引郡國志海錄史

記諸書春申君事以爲下菰城者或春申君伐吳屯
駐之處中孚案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哀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或有時在下菰城屯駐未可知若
春申君上距吳滅將二百載吳滅在魯哀廿二年安得有伐吳
屯駐之事此其誤之顯然者也方杲初曰哀十五年
伐吳之子西名申恐
鄭氏因申字誤涉遂
併爲春申君事耳

昌黎讀荀子篇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而于原道則
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擇不精語
不詳何大醇小疵之有此其言之自相矛盾也以予

論之荀子大醇而小疵揚子擇不精而語不詳杜牧
之有三子言性辨

謂孟荀
揚三子

且獨贊荀子矣

孔子學官于郯子學琴于師襄問禮于老聃訪樂于
萇宏人皆謂夫子之所師如此其實非七十子之從
夫子比也昌黎師說本欲世人從師如七十子從夫
子乃反引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及三人行必
有我師之言夫此種師法人皆如此亦何待言昌黎
不過欲以取證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
兩語而不覺其反說不通也

四書釋地又續于往送之門解云門卽父母家之門
非女子所適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女至婿
家禮遂認作壻門子謂今人祇緣句讀不明遂有此
誤認蓋往字一讀卽下往之女家之往謂女臨去之
時也送之門一讀婦人迎送不出門內言不出于柵
送之門謂送之于內寢之門也閭氏亦不明句讀故
于往字不著解而且拘泥門之一字反引儀禮以證
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且疑爲鄒之昏禮皆
臆說也

唐人稱應試之賦爲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
以別于居恆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卽爲甲賦不
得不作聲病文也見答李生
弟二書或以文選第一卷首有
賦甲二字故倒其字稱甲賦案李善注賦甲者舊題
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旣改故甲乙竝除存其首
題以明舊式或說非也

專論四六之書自宋王銍四六話二卷謝伋四六談
塵一卷洪邁四六叢談一卷外絕不經見吾鄉孫同
守梅箸四六叢話三十二卷分門別類博采羣書洋

洋乎大觀哉同守卒後數年爲儀徵阮學使元刊行

學使係同守丙午分校所得士通儒出于門下可爲

箸述增光

漢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有其一篇

一當作七

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

氏攷證厯引劉向別錄蜀志秦宓語及裴松之注引

中經簿并注明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

閒七篇名目詳哉其言之矣乃經義攷于論語門雖

存其目而于諸家之說絕不采錄反注一佚字再檢

大戴禮記條下則別錄一則已爲輯入入此出彼深所不解

唐藝文志釋氏類有那提時文釋鈔四卷時文之目始見于此特未知其何所取義也

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于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倪氏燦補作遼金元藝文志不過虛列書目已耳

中惟釋行均龍龕手鏡四卷耶律純星命揔括三卷箸錄于七閣書目然星命揔括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較之補志五卷之數終佚二卷不則分